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柳河東集卷四

唐 柳宗元 撰

議辯一十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

不詳其作之年月然觀公旨意當作於憲宗元和間蓋自德宗懲刈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守原於寺人殆有甚焉故首論晉文公之失而終之以景監宏石之亂國政其曰不公議於朝而私

譏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裒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蓋亦深憫當時宦者之禍當時之君由之而不知也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洪志之亂作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春秋

僖公二十五年傳夏晉侯朝王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於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勃音孛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勃鞮注云勃鞮披也衰初危切晉大夫

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

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媟音薛說文嬻也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是時楚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爲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史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

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桓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三子專權自是因内寵殺羣吏擅廢立無所不至矣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按史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公叔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乚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强國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鞅於亮切

弘石得以殺望之按史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元帝即位多病委以政事蕭望之等頗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恭顯遂譖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誤一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一作問非失舉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春秋宣公二年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左氏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昭公十九年書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左氏云許悼公瘧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盾徒本切宣子名

駁復讎議

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琇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子集韓謂子復父讎雖不詳於律然先王之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不可著為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從事欲下所議附于令豈公之意深罪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載公此議甚詳蓋有以夫駁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為縣吏趙

師韞（音縕）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一作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黷音讀說文握持垢也）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向違害者不知所以（一無以字）立

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讞語蹇魚戰魚列三切說文並議罪也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音裕書無辜籲天號音豪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

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音牆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悖音孛驁音傲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已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不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

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觀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見之公謂周公之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匡不逄其失而為之辭誠至言也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丁浪切）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

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缺傾雪切說文曰器破也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辯列子

公謂列子當在魯穆公時其曰鄭穆公時非是言實信然蓋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誠幾百歲若列子當鄭穆時則是先夫子而生已若干年今覯其書乃有仲尼篇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事則列子當生魯穆時而非鄭穆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立在夫子既沒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録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産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音須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公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僖公古文並用釐虚其切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

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音省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

史記貨殖傳注文子姓辛氏名研文子其字也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其書十二篇按唐藝文志有徐靈府注有李暹訓注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録老子遺言為十二篇且劉向所録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注卷數皆合豈暹等有以析之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音堯說文山危貌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叉初加切

說文手指相錯才朱加切說文酋也象上下相錯之形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刋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此曾子在孔門其生最後於夫子且又老而死而語實載之此公所以疑論語非成於孔門諸弟之手也然聖門師弟道學之傳咸出此書或曾子諸弟成之其亦必有自來矣公下篇論堯曰首章之言謂夫子素所諷道之辭誠得

其旨蓋揖遜征伐之事皆萃此數語閒非聖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耶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曽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曽子老而死是書記曽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曽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曽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曽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

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曽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盖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曽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

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諷方鳳切說文誦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覆扶富切說文蓋也上言堯舜之不遭而禪音擅不及己下言一作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徳涸馬無所依而施涸音鶴說文渴也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

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鬼谷子按史記蘇秦傳注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其書三卷唐藝文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然其書序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公入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幾千言要鬼谷子書大抵皆縱橫之術其於道識隘唐史敘鬼谷子遂為蘇秦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

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說文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音保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竒而道益陿音洽隘也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狙子余切說文曰猿屬也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

齊晏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然嘗觀之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與非儒明鬼誠墨者之道公謂不當列之儒家中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増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

也盖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

唐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注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莊子為南華真經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耶公謂太史公謂莊周書多空言無事實況取而益之則空言尤甚意若有所不取史記注亢音庚亢倉子王邵本作庚桑子司馬彪曰庚桑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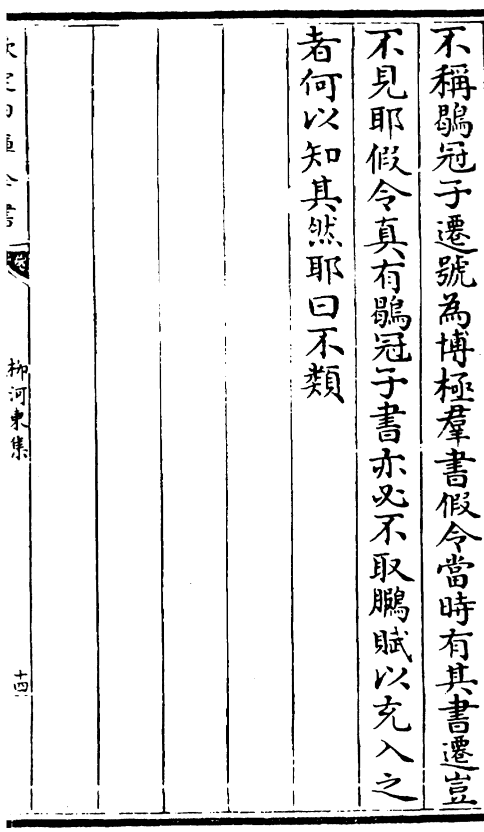
姓名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畏音於鬼反又烏罪反累音壘又路罪反史記莊子傳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鄙氏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録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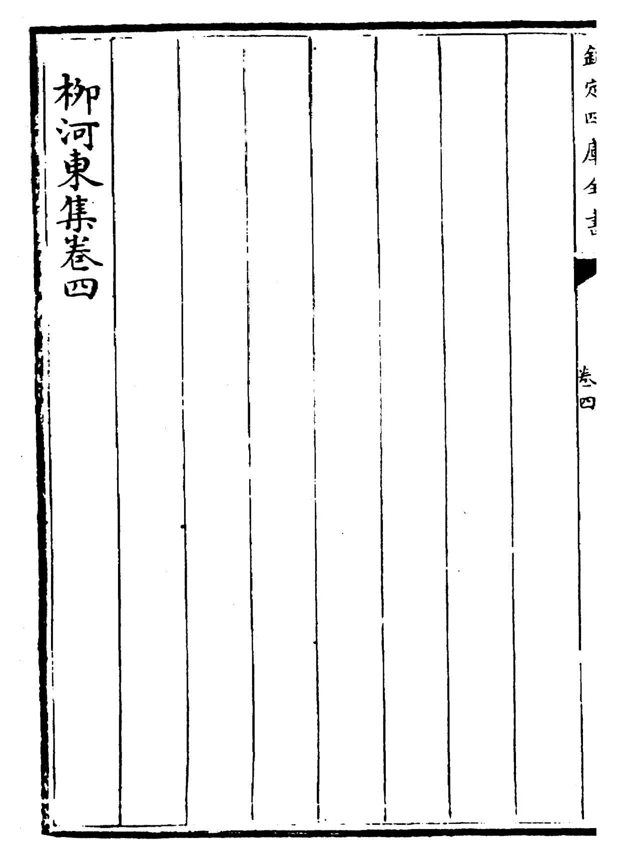
辯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鳥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鶡冠子三卷其書蓋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文公嘗讀其書謂其雜黄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説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公則以為皆鄙淺言且疑好事者偽為之二公去取之不同如此鶡音曷似鷄

余讀賈誼鵩音服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来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决也太史



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鵩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鵩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河東集卷四

謹案卷三第三頁後四行桓公五年周桓王以諸
侯伐鄭刋本五訛三下桓字訛恒據左傳改
第五頁前一行不削其反遲刋本遲訛亟據漢書
改
第五頁後七行不制其侯王刋本侯王訛王侯據
下句及郭雲鵬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一行淈破義刋本義訛逆據左傳
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晉厲死而悼公立乃理刊本脫而字據唐文粹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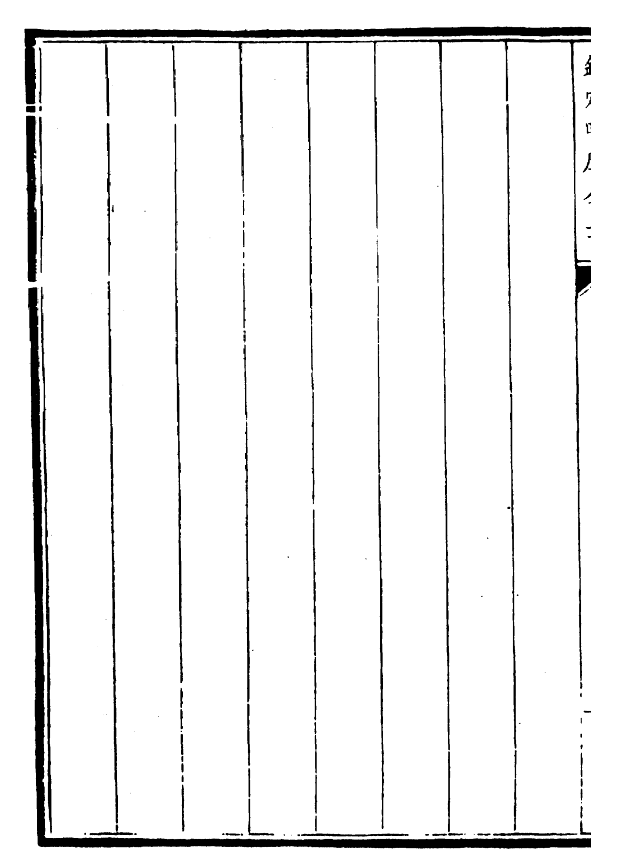
卷四第二頁前五行先軫將中軍案左傳閔原守在僖公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先軫始佐下軍二十八年始將中軍則先軫將中軍在閔守原後此及注文俱失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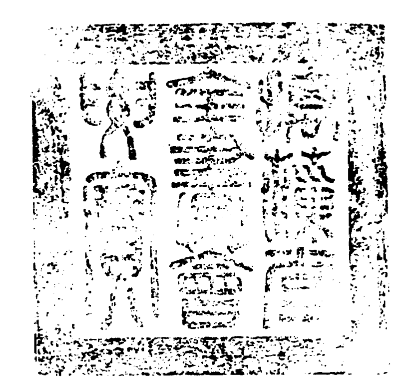
第四頁後四行若元慶之父刊本元慶二字訛作君據校宋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周安王四年刊本四訛三又秦惠公刊本公訛王並據史記改

第八頁後二行史記貨殖傳注刊本貨殖訛范蠡脱注字又名研刊本研訛妍據史記注增改

第十頁前六行堯曰云云案此段引論語文多訛舛各本皆然姑仍之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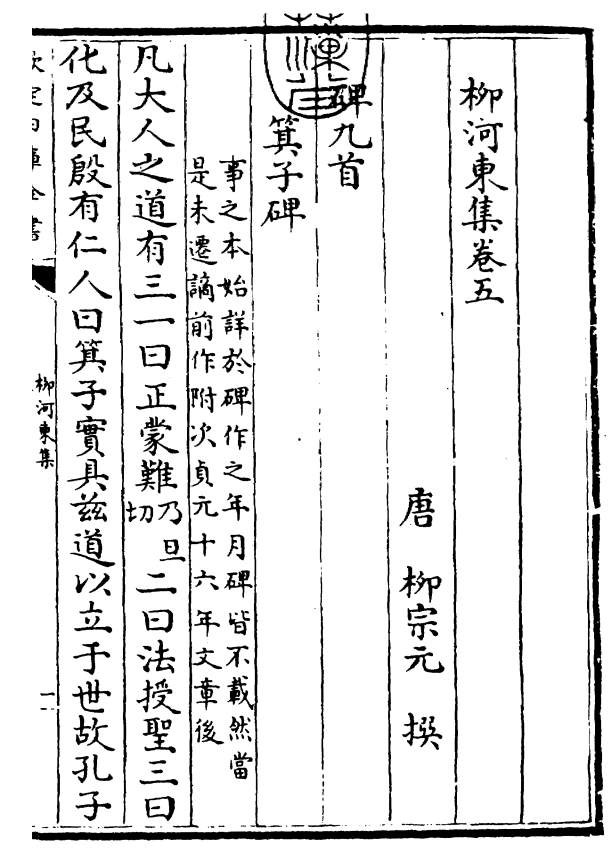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五

唐 柳宗元 撰

碑九首

箕子碑

事之本始詳於碑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然當是未遷謫前作附次貞元十六年文章後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慇懃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謂比干諫而死）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去吾國故不忍（謂微子去之與音預）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謨同）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
是大道㚄於厥躬㚄祖紅切正作叢俗書作㚄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其大人歟於戲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
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
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
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懐故都時詘屈同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公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序所謂某年月日者即元和九年也其曰明年二月丁亥即元和十年公是歲三月出為柳州刺史碑蓋在柳時作序云九年八月丁未祭于新廟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歴推之九年八月乙

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燎力照切又音了罇俎旂章粢稷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音卑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

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慼然不寧若罔獲承旣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室圃畦以毓蔬毓音育周禮園圃毓草木權其子母羸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曰則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辯俗作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

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譬天地之大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宪施彞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維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振音真振振公子仁厚也惟德之造亦旂金節来莅于道師儒咸會嘉

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音皇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歆音希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畇畇其原畇音匀又音句說文墾田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玆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伊位作廪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

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孝禮民感一作咸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来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音河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酳余振切王道式訖諸儒作詩思繼類水不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作之年月具本篇柳州隷嶺南故曰古為南夷碑末尚闕惜乎不得其全也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椎音

椎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為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草也書島夷卉服攻刧鬭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冕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璧唯以水切並見禮記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甞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一無有字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闕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

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注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終南山在京兆府武功縣潘岳關中記云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京兆尹韓府君即韓皐也據皐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奏不實遂貶撫州則十二年旱又可知矣作之年見本篇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飭祀事考

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盩音侜厔音窒縣名隸扶風郡）度承聖碁創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礱盧紅切礎音楚）陶瓴甓（瓴音零說文甓似瓶甓博厄切爾雅瓴甋謂之甓詩中堂有甓）築垣墉恢度舊制（度徒故切）說文法制也立三楹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

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璆音球琳音林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璆琳琅玕）紀堂條梅秦風詠焉（詩終南篇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稻梅柟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他本一作杞堂條梅一作杞堂條梅誤甚矣）哉今其神人能對于禱祝（一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

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說文偫也峙文厥里切爾雅偫峙具也歡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雩皆有準程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雩禜祭水旱也禜音詠雩音于相近即禳祈音也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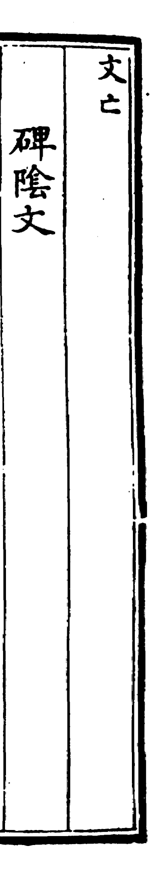
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慜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弈音亦與奕同整頓端莊神位容清後祀承則潔心勤禮尊暢純精邑叟嗇夫鮐背鯢齒鮐音臺鯢音倪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此碑與前篇同時皆以禱旱作太白終南地勢相屬韓集南山詩謂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簉

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韓裴
蓋有勞於二祠者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祟音遂神禍也）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閎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讙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



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皐祇奉制誥發付邑吏今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音釐說文無夫也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强禦獄訟

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爲甸服最今兹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唐志永州縣四湘源居其一公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至是凡十年矣清河崔公能史有傳其曰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七日也

二妃事韓文公黄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曰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贏羨延面切說文餘也均節委積上於僞切下子智切聚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少曰委多曰積咸執牘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埴音植埏也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兒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

二神咸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人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祓戾孽毆音區祓音弗說文除惡祭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奸音干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沈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彤嬀汭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嬀汭舜所居嬀水之汭嬀俱為切汭儒稅切神位湘滸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既肆肆一作疈拍逼切周禮副辜祭籀作疈

椒馨爰糈先呂切祀神之米侑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熵孽炖于融風炖徒渾切說文火盛皃神用播遷時罔克襲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桴音敷編竹木為之大曰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一作間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以對嘉祉南風湑湑音胥又寫與切說文露皃也湘水如舞將子無護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史有傳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父勳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具之歸賵其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其曰建中初則公之大當在貞元閒作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為室女淵懿靜一作靖專雖小家未甞出游治絺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

出黿魚鼉蛟（黿音元鼉徒河切）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寃下音豪）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奠娥鄱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貽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咨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真好靖不游纖葛絺紵（上丑知切下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于風濤（于一作乎一作於）匍匐来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匹俟切又鼻墨切說文斃也僵也）氣竭形枯（一作面汗）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鼈黿鼉有蛟洎魚

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鄰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傷槐者且加刑焉其女懼而告晏子曰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槐而賤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乃出傷槐三囚

趙姬完父操棹爰謳烏侯切亦作區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不能渡趙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告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瀝醉如此君若誅賜以微軀易父死趙將渡少一人操棹曰妾居河濱習舟楫之事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

肉刑不施漢美淳于漢志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會逮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悲泣乃隨其父至

長安願沒為官婢以贖父刑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除肉刑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

睢陽廟碑

南霽雲新舊史皆有傳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為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巡留巡所至德二年祿山圍雍丘

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因遣霽雲乞師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繩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不降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降乃與姚誾等遇害惟許遠執送洛陽韓文公嘗叙李翰所作張巡傳後其言南公之為人亦甚悉據傳霽雲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公謂承嗣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則此碑當在永州作也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

王命橫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齊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楚辭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書李廣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元狩四年為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乃自以精兵出塞捕虜而令廣并右將軍出東道先是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數奇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援臂注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音畫山名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圮音起說文山無草木也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漢劉歆字子駿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嘗與王越共討茍晞衍以太尉為太傅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衍懼賊鋒辭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語移日衍因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且勸勒稱尊號勒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訏匈于切說文齊楚謂信

曰訏曰大也一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來為兵裂裳為旗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反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謂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辭其友而往死之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全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君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曷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馬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瞫尺甚切又式荏切）忠謀朗然萬夫齊志（一作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强（謂賊首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百雉城也城高三堵為雉謂賊攻雍丘城張公巡設百樓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賊不敢向也）初據雍丘（隸汴州謂單父尉賈賁合兵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也）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城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抚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睢陽隸宋州謂張公巡以馬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公遠等合遣將南霽雲等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

投戶于汴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疏勒盱眙皆地名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史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堞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為之屈志益專於三板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通鑑周紀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一作功沂城鑿穴之奇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懸之史田單攻燕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敗走偪音逼沂音牽息意牽羊羞鄭師之

大臨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宣公十五年楚子圍鄭不能服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謂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

嗷此足矣據舊傳云請嚙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韓文公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溫公考異止從舊傳此所載又有嗷此足矣之文其不同有如此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春秋定公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注云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懵武亘切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韓信淮陰人也項梁渡淮信杖劒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儔變之歎息後漢傳燮與耿鄙共討金

城賊欒子幹恐欒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欲令棄郡而歸欒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

有周苛之慷慨

漢書高帝紀項羽西拔滎陽城生得御史大夫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羽遂烹周苛慷下朗切慨口溉切壯士不得志也

聞義能徙果其初心

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東漢臧洪傳初因張超遣洪與大司馬劉虞計事至河間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于袁紹紹初見奇之其後憚其能適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勒所領將赴其難且從紹請兵而紹不聽超城遂陷洪因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遂生執洪殺之時洪邑人陳容見洪當死因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留為容曰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

劉璠梁典曰梁天監三年魏人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魏人雖盡力攻城而道恭輒隨方抗禦道恭疾篤乃以賊付其弟靈恩道恭尋卒先是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舉兵爲之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景宗其畧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直臣蓋指任昉也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繦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

三國志魏武帝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以爲不可岱不從遂戰爲賊所殺信乃與州吏万潛等

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力戰陵鬬死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圖龐德之狀 魏書龐德初從張魯閻太祖定漢中隨衆來降拜立義將軍與曹仁共討關羽樊下仁使德屯樊北會天大霖雨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德乘小舡欲還仁營舡覆為羽所得羽欲降之德力爭不服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及齊王正始三年詔祀大司馬曹真將軍龐德等十八人於太祖廟廷

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 國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

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漢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舉門闕於周典 周禮地官司門

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孤注死政之老謂死事之父母孤其子也又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見孔氏雜說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僅一作慬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

江淮而不知力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齊雲

齊子計切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

魚袋歷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祀宇久遠

德音不形願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

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

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

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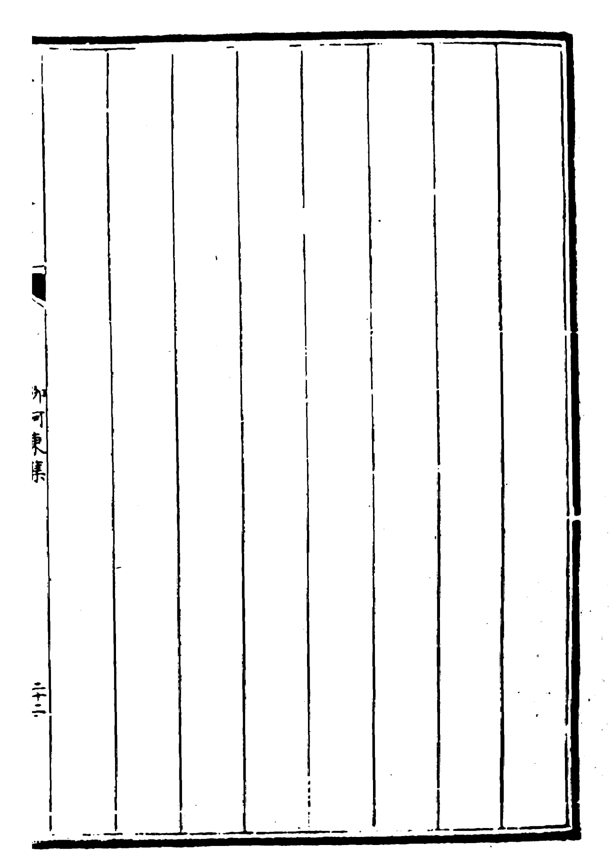
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洛陽唐東都也麒麟閣中即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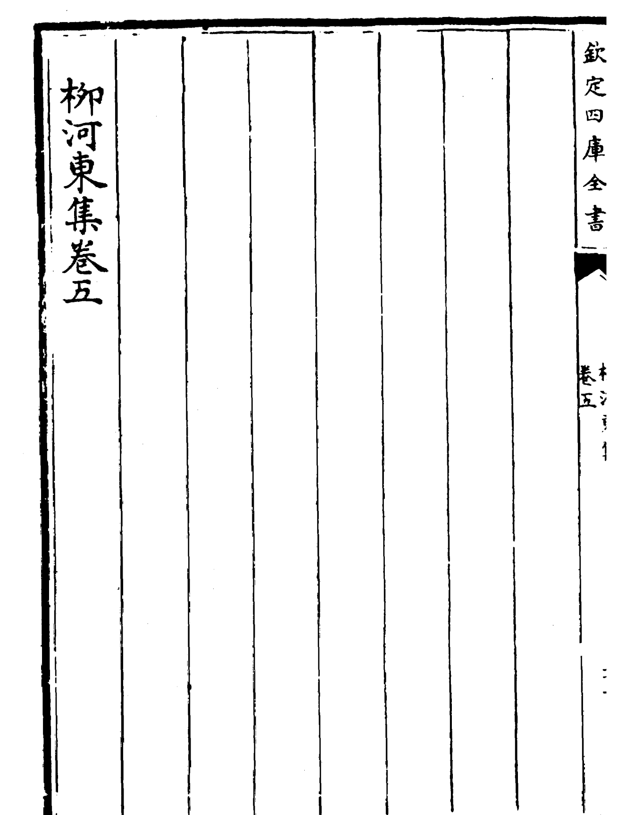
詞可繼漢書宣帝甘露三年以戎狄賔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婪盧含切說文貪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乙切說文屹崪山皃制其要領要伊消切說文腰也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偵豬孟切又丑正切問也䖍視也鉗馬匪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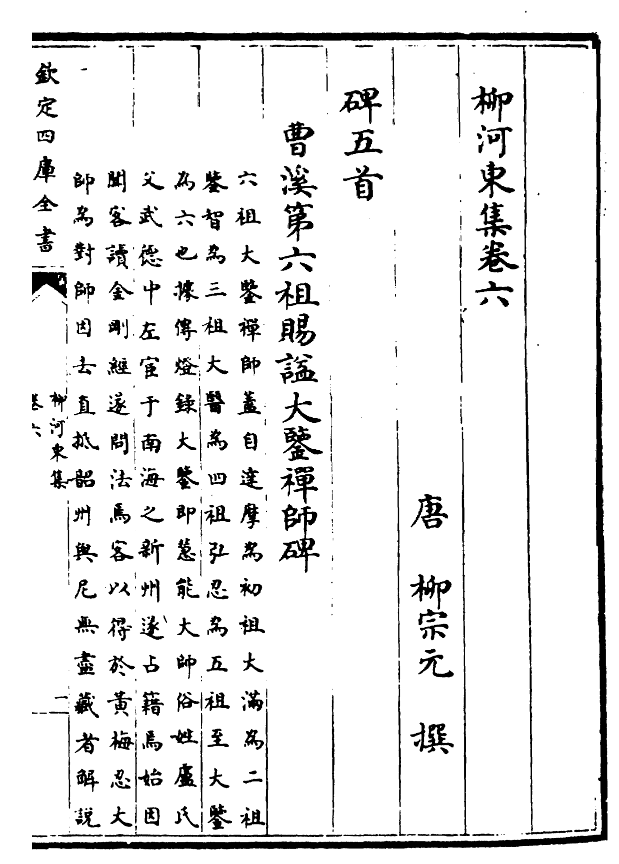
兵食殲馬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航執猶抗其詞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充威西恧女六切說文慙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馬勳烈孰與齊躅厨玉切說文蹈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風





柳河東集卷五

柳河東集
卷五



柳河東集卷六

唐 柳宗元 撰

碑五首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大鑒禪師葢自達摩爲初祖大滿爲二祖鑒智爲三祖大醫爲四祖弘忍爲五祖至大鑒爲六也據傳燈錄大鑒即慧能大師俗姓盧氏父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始因聞客讀金剛經遂問法焉客以得於黄梅忍大師爲對師因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說

涅槃經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老云能有道者居人於是競來瞻禮且營緝寶林古寺舊地居之師謂我求大法宜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遇智遠禪師詢益遠曰菩提達摩傳心印於黃梅宜往叅決師辭去遂造焉忍默識之後果傳衣法至儀鳳元年届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要歸舊隱遂返曹溪學者不下千數中宗嘗詔之不起後化於新州國恩寺肅宗代宗皆敬事之至憲宗時始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扶風公馬摠也摠傳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東坡居士嘗題此碑後亦詳及之矣公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出為柳州刺史碑蓋十月後作東坡居士又謂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

南嶽諸碑妙絕古今具知言哉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躍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鬥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誖乖淫流（誖音佩又音勃說文亂也）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

没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黄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敎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鉏本其静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

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出世百
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
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
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音導左纛也以旄牛尾為之）來蒞南
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噩（噩音咢說文曰譁訟也）允克光
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
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渠焉切說文上出也)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尨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說文車相出也)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

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徒堅永偕不已

南岳彌陁和尚碑

嘗考釋氏宗派法照智詵皆學於五祖忍公惟碑公與公及衡山永遠皆未詳其曰南岳大長老天子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公嘗爲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爲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公貞元十八年爲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碑蓋七月後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

異徳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遺以醉切說文贈也茹草木具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音酉說文積木燎之也以為僕役而媟之媟音薛說文嬻也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乎正一作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

宇旣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襃立是為彌陁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施施旹功說文忠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進學玉泉眞公眞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一作中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敎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

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工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令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峯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一作敎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洛謀往復窮眞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

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作之年月碑皆不載碑陰記謂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爲道場及師之死自餘杭命以行狀來使余爲碑據新舊史京兆尹弘農楊公楊憑也憑元和四年以爲江西觀察使時贓罪貶臨賀尉俄徙杭州長史公時爲永州司馬碑蓋是時作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

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劬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牖慧為之户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一作于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楞音稜不越閫者五十祀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阜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顗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阜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叅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夷益切厭之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工終如其志趙郡李蕚音諤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杲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峰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

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云公位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傳陸袵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元和三年永州作師言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葢自迦葉尊者至師子尊者為二十三也㣲鳴即馬鳴尊者去迦葉為世十有一龍樹即龍樹菩薩去迦葉為世十有三公謂其弟子

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據公集又有送浩初序順丞搆之即初之賢蓋是知海之為人矣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首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自北而通安西者隴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北而入則其道理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空愚夫失惑一云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嚚魚巾切春秋傳口不道忠信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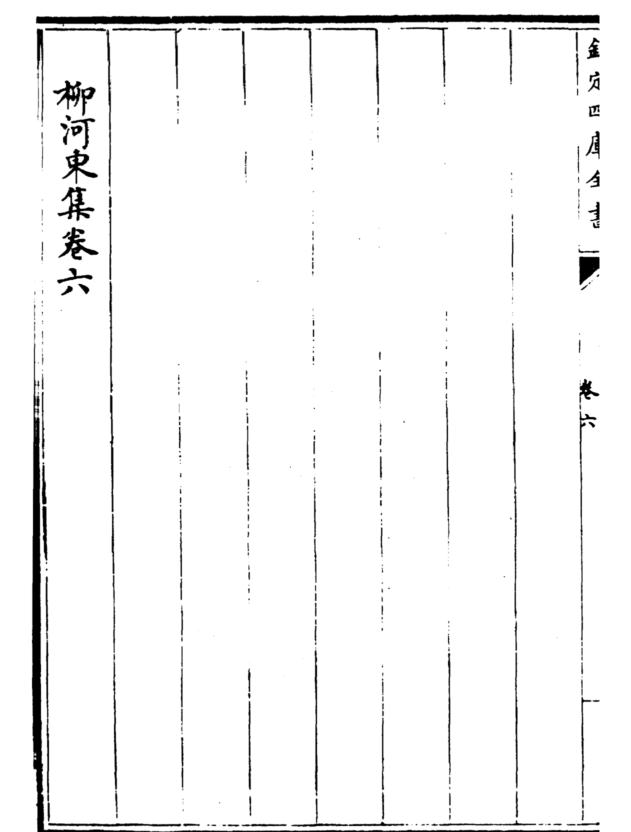
(為焉)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忍即五祖弘忍大師也)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鬬很(下懇切說文不聽從也秀即神秀禪師號北宗能即大鑒禪師號南宗)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一無書字)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音圂說文擾也)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非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

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以益其居礱音聾說文曰磨也又為龍安寺馬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二為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其弟子玄覺泊懷直

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岣古后切嶁音矩嵝九后切一音縷據山在衡州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與為禪與於列反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邊莫徹旁行胡郎切說文列也徒聽誣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

并絶異芑音包說文囊也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銘碑一作動言事為



柳河東集卷六

柳河東集卷七

唐 柳宗元 撰

碑銘六首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肅宗在位之三載也南嶽衡山也其山在衡州據塔銘法證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葬公其年秋方調藍田尉碑及塔銘皆同時作也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

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玄德以儀于下惟玆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涖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軌矩鮪切說文車轍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髫音迢髫髮童子垂髮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

萬人吾師冬不爈裘饑不豐食每嵗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殁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一有知字未始來殁而一有知字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顧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

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輿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虢而郭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始終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為字）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

而周道廣而不尤功多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内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踴（欷音希）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専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闡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號音豪）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兹塔礱石峻

豐植木蓊茂蓊音翁又烏孔切草木盛貌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豁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齋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闡齒善切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孝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公嘗作南岳彌陀和尚碑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徳天子禮焉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此碑所載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徳七人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與前篇合甲申貞元二十年公時葢為監察御史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畢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宇遂

執業於東林慇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涖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慁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與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剗巖巒音鸞小山而銳殿舍宏大廊廡

脩直無音武說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
顓音專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馬和尚生十
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
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
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
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說文聚䴵寢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
而勿用不自知其慜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
羣不自知其敎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

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中明陳辭俾刋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所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適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盧昆切八萬揔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祁祁盛貌功庸以敦如水斯塞流之無垠音銀說文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

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枑畚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碩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兹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屓薦兹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

作之年月及師之出處死生碑載之甚詳據碑云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

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徳為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乾元元年特曰某年正

月之碑陰爲尼無染書也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歷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兹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漳州為大姓有勲列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以通經教而與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軌軌巾匜（音移盥器也又演爾切）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髮髦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畀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灝音浩說文夷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音曳末也）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竁穴（竁音劍穿地也）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而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沸涣以求其志益堅又

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冑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舃（縞音杲說文鮮色也 舃音昔說文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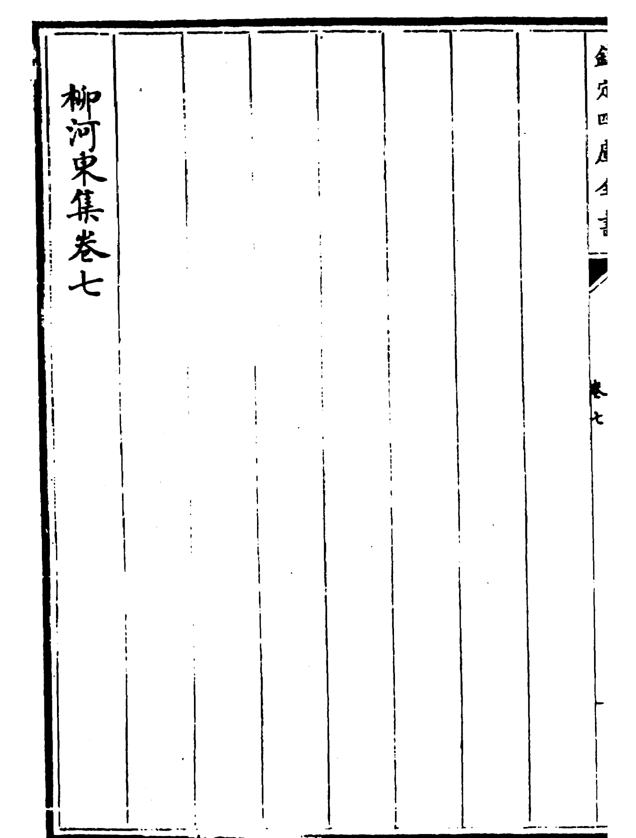
（作之年月碑雖不載然公前篇大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覲大律師而稽首尊之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也碑當次前篇作）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末（一作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咨姓（咨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覲公而

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廪瓉公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祲音浸說文精氣感祥春秋傳見赤黑之祲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受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恵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

雷發兆兮功巳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
礱兹石兮垂萬年世有𡊮兮德無遷



柳河東集卷七

謹案卷五第三頁前四行夜漏未盡三刻刋本刻

譌更據郭雲鵬本改

第五頁後六行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刋本新修

二字譌在王字下據校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鉗馬匪艱刋本鉗譌鈐據公

羊傳圍者鉗馬而秣之句改

卷七第二頁前二行又率其伍伐木蘳土刋本伍

譌仵據校宋本改

第三頁後一行凡衡山無與爲比者刋本脫與字

據郭雲鵬本增

第四頁後四行洞開真源案碑本作廓開真源與

此異

第九頁後一行若石廪瓚公刋本作石廪公瓚公

案郭雲鵬本注云衡山有石廪峯舊唐書李泌

傳云衡岳有僧瓚號懶殘則知衡山石廪峰爲

瓚公所住非人名無疑今改正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八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八

唐 柳宗元 撰

狀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段秀實代宗時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新舊史皆有傳舊史載其事甚詳新史取公所為狀書之汾陽王郭子儀之王子晞子儀之子晞耳據狀元和九年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此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涇與邠州皆隸關内道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音希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邠悲巾切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一作卒以貨竄取亂切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音歉說文不足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釜音輔止作鬴鬲音歷鼎屬之盎於浪切盆也盈道上盎一作蔡與攃同如蔡叔之蔡新唐書改作盎鼓或作盎一又作弃袒臂徐去袒一作祖非是至撞殺孕婦人撞傳江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

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敎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壞胡怪切釀女亮切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槊音朔說文長矛也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到切與噪同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柰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

老躄者一人躄必亦切說文不能行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晡音逋晚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諶氏壬切）督責益

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
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
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既切）手注善藥旦夕
自哺農者然後食（哺音通餵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
耶涇州野如赭（音者說文赤土也）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
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

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犯天災傲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隸郎計切）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音祁山名）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此禮切）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

梁至泚反太尉終史以告泚泚取視之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斄佞留切）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鄣音章說文紀已也堡音保說文埤也）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況羽切）常低首拱手行（一作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㑹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脩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渾新舊史皆有傳又字夷曠柳氏本自魯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又更氏為柳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遷晉之解縣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解縣人公謂其先河東人自黃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蓋以此也據謚議貞元十五

年從孫某謹上狀蓋同時作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

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永嘉懷帝時也有濟南太守

卑者去其土往一作代仕江左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

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内外傳及太史公書自阜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於南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皃魁傑度量宏大引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涖政柔仁端直之德洽於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為宗摭之石切說文拾也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眈嗜文籍眈與耽同都含切注意鑚

礪（鑽祖官切說文所以穿也）倦不知游息感不待榎楛（榎古雅切）儒言雅旨（雅一作經）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一有之字）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譎古穴切說文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

百數公爲之冠（音貫後同）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適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闢具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鄣知切遭也）靡獘殘耗加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重直隴切）鋪大和以惠鰥嫠（上古頑切下陵之切）敺除物害（敺音區）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尨茸之蠹（尨音蒙茸如容切說文尨茸亂皃）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而富康肥興

馬既富而教庠塾列焉塾音孰學也禮家有塾里閈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仕撮倉括切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適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非其

志也以疾辭拔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與奸同）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榷克角切）及常平倉使宜制置得以專征（一作任）和鈞闕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設勸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謠音搖）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

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勲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綏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髙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兖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於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

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七肖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淩江並海（並蒲浪切 瀕丈近也）竟吳越之域皆所涖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具宮政統理文籍紀於秘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苛音何）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於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紿音怠 江南呼

數曰紿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榜音彭說文笞擊也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踰秦嶺由褒駱朝於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謂賊追以相印渾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是歲盜據淮許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擢冠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

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音牒多言也）衒玉而賈石者也（衒胡縣切說文行且賣也賈音古說文賈售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冠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昝翊聖皇（翊音異）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於工以酌天心順嘉謨於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工以旬服長人

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謡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工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忭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工深然之漢惠悦曹參之言絳侯愍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

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工將涖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歐掠而去工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工者工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勤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

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悦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於天下論者難之時工相與光禄卿裴胄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辨刑而胄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爵(豹音的説文纏之)之勤獻利舉中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冠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

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耄音冒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可旱切說文剛直故處心積慮悖蹇之道表於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壥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

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
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
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顔以陳
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兹備體焉可以已
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史遺孤淪寓遐壤久稽
彜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騭舊行騭音質說文定也升也數贊遺風
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微於誄謚則
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

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

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次前狀作謚法云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

名以狀考之今所議謚其受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晉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

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案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

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

之良剌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

誠克彰遂踐燢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問望洽於人聽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懇詞定謚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勑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新舊史皆書於儒林傳五代祖叔明父兼陳氏自潁川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有六望

潁川居其一也貶忠烈太尉秀實耳其曰將復前之爲相者京率其黨爭之蓋德宗欲以前相盧杞爲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等五人爭之也據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爲尚書禮部作或曰貶永州司馬作非是蓋貶邵及永在九月後云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曰潁川來隷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璿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於嘗史於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歷中公始來京師

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泉布二錢名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即真更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其後私鑄作泉布者妻子沒入官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閑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

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彷音房徉音陽從

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疵才支切說文病也脩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從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死工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優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工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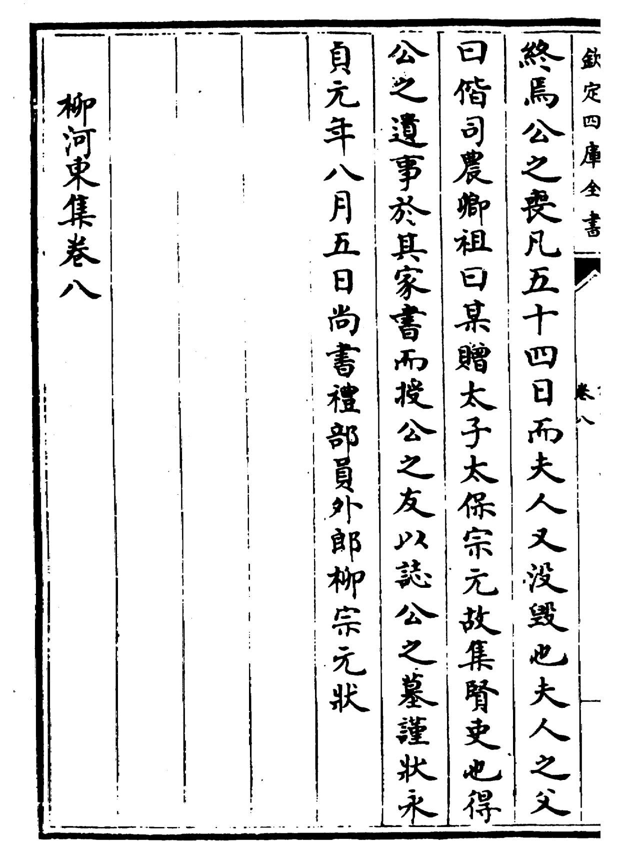
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恟音匈）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息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於考功莫不陰受其旨意而爲進退（一有者字）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大廟腷東向之禮且久矣公

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殿祭之不隆緊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服焉議詳京傳昭陵山峻而高寢宫在其上内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艱也輓武遠切說文引之也與挽同又音万引車也謁于工請吏之工下其議窂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吏之使工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

書官六員隸駁內而刋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繕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

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歴代洎國朝之故實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識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守官之不可奪也立言之

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賜尚方斬馬劒臣斷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其孝類穎考叔春秋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姜氏於城潁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鮮魚燔機事皆類是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



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没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柳河東集卷八